

天苍苍百年征战
前赴后继 成就
惊天大业

野火春风
九代风流

草原苍狼

包丽英（蒙古族）著
南海出版公司

大断事官

智断奇案

蒙古帝国

V

宜

蒙古帝国 V 大断事官

包丽英（蒙古族）／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8·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蒙古帝国. 5, 大断事官 / 包丽英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8.10

ISBN 978-7-5442-4012-3

I. 蒙… II. 包…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11583号

MENG GU DIGUO 5 DA DUANSHIGUAN

蒙古帝国5大断事官

作 者	包丽英
策 划	杨 雯
责任编辑	阎小青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市北印刷 (集团) 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980毫米 1/16
印 张	19
插 页	6
字 数	265千字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012-3
定 价	28.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披肝沥胆 铁面无私 / 代序



尸体。焦土。苍鹰。

这是公元1195年的秋天。一场大战刚刚在一马平川的答阑捏草原结束，失败的一方是蒙古部世仇塔塔尔部。当年，成吉思汗的父亲被塔塔尔人毒死，为报父仇，成吉思汗在兵力强盛后首先想到向塔塔尔部复仇。

此刻，偌大的塔塔尔营地，塔塔尔将士及百姓或沦为战俘，或四散逃离，只有一个穿着貂皮肚兜、脚蹬鹿皮靴子的小男孩茫然地站在一座空帐前，四下张望着，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觉醒来就再也见不到一个家人。恰在这时，他看到了正带领众将巡视营地的成吉思汗，小男孩的年龄大约只有三四岁，还不懂得恐惧，他上前抱住了成吉思汗的腿。

“我要额吉（蒙古语‘母亲’之意）。”这是小男孩对成吉思汗说的第一句话。

成吉思汗俯身抱起了他：“好吧，我带你去找额吉。”

成吉思汗说完，真的将这个战争弃儿带回家，交给了母亲月伦夫人。此后，月伦夫人成了小男孩的额吉。善良的月伦夫人格外喜爱小男孩，视若己出，她为小男孩起名喜吉忽，让这个孩子与蔑尔乞部的曲出、泰亦赤惕部的阔阔出、主尔勤部的孛罗忽一道，成为自己的四个养子。

11年后，成吉思汗君临全蒙古，成为漠北草原唯一的、真正的主人，他于即位大典上分封功臣，年仅15岁的义弟喜吉忽被任命为蒙古第



一任大断事官，掌管新兴的蒙古帝国刑狱诸事，不断充实和完善蒙古第一部成文法“大札撒”。

大断事官的职位，为年轻的喜吉忽提供了充分施展才干的舞台。

很快，喜吉忽就因执法严明、廉洁自守而在蒙古宫廷树立起自己崇高的威信。1215年，蒙古大军攻克金中都城（今北京），成吉思汗派出喜吉忽和其他两位功臣前往中都接收皇家金库。一位刚刚归降蒙古的金军将领奉命守护金库，他试图贿赂三位蒙古要员，其余两位功臣欣然接受了他的馈赠，喜吉忽却不为所动，他斥责降将：皇家金库昔为金帝所有，现为成吉思汗所有，你没有权力动用金库的任何物品。降将汗颜，成吉思汗闻信，对喜吉忽更加赞赏。

喜吉忽暂且留在中都，着手恢复城中被战争破坏殆尽的秩序，时隔不久，他奉召回到蒙古，为即将到来的西征紧张地忙碌。此后的事实证明，这位优秀的行政管理者远不是一名优秀的将领，八鲁湾战役中，喜吉忽率领的三万人不敌花刺子模国王札兰丁率领的八万人，全军覆没，仅以身免，打了蒙古军在西征中唯一的一场败仗。

成吉思汗没有为此过分责怪喜吉忽，也许他意识到，把喜吉忽放在将领的位置让他独当一面，是自己做错了。

成吉思汗在西夏战场收住了战马，将陪伴他征战一生的战刀插回刀鞘，在六盘山走完了辉煌的一生。他生前指定的汗位继承人窝阔台在耶律楚材、喜吉忽等人的拥戴下登上汗位，新的大汗将治理中原的重任交给了喜吉忽。

喜吉忽坐镇中都，一方面负责协调中原十路的军国庶务，另一方面全权负责中都的复建和刑狱之事。在这期间，他严惩了一批违法乱纪的蒙古贵族子弟，稳定了中都一度混乱的秩序。他的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为他赢得了百姓的赞誉，中都百姓亲切地呼之为“胡丞相”，甚至徐霆在《黑鞑事略》也曾给予他高度评价：“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相将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时捺杀因。”但是由于战争频仍，他做不到从根本上减轻百姓们的负担。

喜吉忽在金国灭亡后回到蒙古本土，此后，他在蒙古本土终老，享年70岁。对于他不再出仕的原因，一种说法是他受疾病困扰，宁愿优游草原，无意缠身政事，另一种说法是，他在回到蒙古本土后，即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12卷本《蒙古秘史》的编撰中。《蒙古秘史》从蒙古族的缘起及成吉思汗的22世祖写起，至窝阔台汗的部分事迹止，凡500余年的历史。书中紧紧围绕成吉思汗这个中心人物，以史诗般的语言刻画了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孛端察尔、五世祖合不勒汗、父亲也速该巴特尔以及博尔术、木华黎、速不台、哲别等蒙古民族的英雄群像，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至今，这部成书于13世纪初中叶的伟大著作，已被誉为世界奇书之一。

这是历史上的喜吉忽。

而在流传于民间的蒙古语说书中，喜吉忽则变成了一位唐朝狄公或者北宋包公式的人物，春秋晏子式诙谐幽默的智者。他贪吃不好色，爱钱不受贿，于嬉笑怒骂之间屡断奇案。他的足迹遍布中原及现在的内蒙古和东北三省，每到一处，他都与当地百姓水乳交融，为他们做主，为他们排忧解难，他特殊的身份使他无所不能，因此，这一切都使他一身兼有蒙古历史上公正的大断事官和百姓心目中的青天形象。

也因此，在本书中，这个人物将历史与民间传说合二为一。

《大断事官》是《蒙古帝国》五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之所以选择这部书作为《蒙古帝国》的结节，是想在金戈铁马之外，为读者奉献一些战争之外更富人情味的东西。事实上，从五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各民族携手一道，就不会有后来横跨欧亚的大元帝国。

在此，感谢所有为这五部曲的成书和出版给予鼓励、支持并付出诸多心血的各位老师、编辑和朋友们，感谢对我的作品予以认可或者提出批评的读者。作为一名作者，我在你们扶助下走出的每一步，都将深深铭记在我的心底！



目次



披肝沥胆 铁面无私 / 代序	001
第一卷	001
连环案·蛇涎	
第二卷	117
案中案·雪荷凝露	
第三卷	225
奇情案·顾倾城	

第一卷 连环案·蛇涎



“陛下，您想起了什么？”

“朕正在琢磨，这‘蛇涎’到底是种什么东西？”

“义王爷派快骑送来的信函上不是说，这是一种来自苗疆的罕见毒药，服之必死无疑。”

“是啊，这正是朕最感纳闷的地方。沈墨是金朝前翰林，他的身上怎么会有来自苗疆的毒药？而且不在别的时候，恰恰在新婚大喜之夜服下‘蛇涎’自尽？”

“似乎……”

“什么？”

“义王爷也不能断定沈翰林一定是死于自杀。”

“朕知道。但朕有点想不明白，如果不是自杀，那么又是谁，是为了什么要将一个已致仕的前朝官员置于死地？还偏要选在沈翰林的新婚之夜动手？……朕是越想越头痛，也真替义叔头痛。”

“你也知道，金中都陷落于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此后便处于战后动荡失控状态，民心不稳，治安状况尤其令人堪忧。朕自即位以来，加强了对中都的建设和管理，但朕觉得仅此不够。朕决定往中原十路派一名大断事官坐镇，以中都城为枢纽，着力协调中原地区的军政事务，确保与金作战的前方军队的供给，同时最大限度恢复中都城昔日的



繁荣和安定。

“父汗成吉思汗在世时，义叔就是我蒙古国的大断事官，深得父汗宠信。先汗西征前，义叔也曾以大断事官的身份坐镇中原地区新附城市，惩治了一批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蒙古贵族及其子弟，受到中原百姓的拥戴，百姓皆呼之为‘胡丞相’。义叔此人廉洁奉公，执法如山，这点，是朕对他最放心的地方。可是此番沈翰林命案着实扑朔迷离，看似头绪多多，其实摸不到一点头绪。朕担心他若不能勘破此案，或断案有误，会直接影响他在中都百姓心目中的威信。你看他刚刚呈送的信函，语焉不详，可见他对这个案子也是心里没底。”

“陛下放心，臣对义王爷有信心。”

“也罢，既然楚材你对他这么有信心，朕也愿意相信他。如今朕全力攻打河中府，大那颜已肃清四川北部宋军，正沿汉江而下，进逼均州。诸路并进，你代朕前往慰问后方将士，正可安定人心。蒙金战争已到关键阶段，绝不可出现任何变生肘腋、祸起萧墙之事。义叔确有管理才能，而且极其聪明，但他行事为人一向放任不羁，需你勤加约束，以使他及时戒免、警醒。而今，父汗已不在世，除了朕，能管束得住他的，也只有丞相你了。”

“臣明白。”

“楚材啊……”

“臣在。请问陛下有何吩咐？”

“义叔往中都上任时，是你亲自将他送去的。朕隐隐记得你跟朕提过，这个沈翰林还是你介绍给义叔认识的？”

“正是。”

“也就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

“陛下莫心急，臣相信，义王爷很快还会有信来。”

“好吧，朕权且拭目以待，看义叔如何断案。”

壹

“就在这里。”

一顶单人小轿落靠在沈府门前的铁狮子下。随着话音，从轿中走下一位美髯飘胸、风姿儒雅的中年人。他抖了抖长袍的下衣摆，目不斜视，表情严正，对正紧随其轿侧、骑在马上另一个人说道：“到了。”

骑在马上的人如同刚睡醒般“嗯”了一声。他的年龄与跟他说话的人相仿，四十岁左右，长得方面大耳，鼻直口阔，冷不丁一看倒还有点富贵相。可惜配上了一双十足的惺忪睡眼和一副慵懒的神态，立刻将他给人的些许好印象都破坏掉了。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半新蒙古袍，前衣襟上不知吃哪顿饭时溅了两个油点，圆滚滚的、油乎乎的，像个招牌似的让人看了生厌。他居然还不为意，来参加沈府的宴会连件像样儿的衣服都不肯换。

对于这两个人，无论是沈府的家人、受邀的宾客，还是在府门前络绎不绝来往的当地人都很陌生。其实，乘轿的那一个是蒙古丞相耶律楚材，骑马的正是成吉思汗的义弟、当今窝阔台大汗的义叔喜吉忽。

喜吉忽跳下马来：“咦，这沈府气派得快赶上宫殿了。”

耶律楚材一笑，脚步稍停：“是吗？你可能不知道，这沈府原来可是金朝兵部尚书、皇帝宗亲完颜笃的府第。完颜笃生命中的最后岁月，一直都是沈墨在照顾他，因此，完颜笃逝世前才立下遗嘱，将自己的这座府第留给沈墨。”

“沈墨与完颜笃是什么关系？”

“沈墨是完颜笃的侄女婿。完颜笃兄弟多，子侄无数，却只有一个宝贝侄女，素常极其疼爱，看得跟自己亲女儿似的。”

“我知道，这叫物以稀为贵。”

“你在中原没白待，两年的时间俗话可学了不少。”

“没办法，我聪明嘛。”





耶律楚材哭笑不得，举步又要走。

“丞相……唉，不对，耶律丞相……也不对，楚材，你别急着进去，你至少也得告诉我，我们干吗要来给这个沈墨祝寿？我又不认识他。”

“待会儿进了府，我会把你介绍给沈墨。他是金国有名的才子，章宗朝的最后一位状元。当年，章宗欣赏他的文笔才华，殿试结束后直接将他擢为正七品秘书郎，掌管宫廷中文书。两年后，继章宗而立的金主允济又将他擢为忻州刺史。对沈墨而言，诚可谓升迁迅速了。”

“被擢为忻州刺史就算升迁迅速了？”

“忻州刺史乃正五品官员。仅两年时间，便从正七品升至正五品，一跃四个品阶，还不算升迁迅速吗？”

“噢。然后呢？”

“又过两年，升任济南府同知。”

“几品？”

“正四品。这一年，允济被权贵毒害，宣宗继立，蒙古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几陷黄河以北大部分州郡。次年，蒙古大军围攻中都城，中都城破，完颜笃兵败投降，被成吉思汗封为福国公，仍赐还昔日王府居住。完颜笃写信劝沈墨降蒙，沈墨不肯，取道返回金新都汴京，被宣宗擢为正三品翰林学士。但宣宗并不真的信任沈墨，沈墨屡受猜疑，一度入狱，还差点性命不保。甚至在他辞官之后，境况仍没有丝毫好转。万不得已，沈墨只好携妻子投奔了叔父完颜笃，此后便在中都长期定居。在金国诸多的汉族文人当中，沈墨不以诗词歌赋取胜，却以策论见长。他的策论笔锋犀利、切中时弊、字字珠玑，但有流于朝廷之外者，必为世人争相传抄，作范本留存。对此，他本人倒是看得很淡，不屑炫耀。说真的，我对沈墨的为人一向倾慕，这也是我看重他、我们能够成为朋友的一个原因。”

喜吉忽还想再问点什么，肩膀蓦然被人重重撞了一下。他疼得往旁边一闪身，撞他的人反而瞪了他一眼，护着主人昂首阔步地进了沈宅。

“嘿！”喜吉忽向前追了一步，耶律楚材拉住他，摇摇头。喜吉忽气愤地一指撞他的人，“他嫌我挡道！”

“你刚才确实挡了他们的路。”

喜吉忽回头看看自己所站的位置，颇不服气：“他们不能绕开走吗？”

耶律楚材微笑道：“我们也进去吧。沈宅大得很，到正厅要走一会儿呢。你有要问的，我边走边告诉你。”

“好。”

耶律楚材登上台阶，解开蓝色袍襟，从怀中掏出请柬给守门的家丁验看。家丁看过，还给耶律楚材，客气地躬身让道：“请！我家老爷在正堂恭候。”探身瞟了喜吉忽一眼，“偏厅也备有酒席。”

喜吉忽没听懂家丁的意思，紧走几步，追上耶律楚材问道：“沈府的规矩，吃饭不在正堂，要在偏厅吃么？”

“我在正堂吃，你到偏厅吃。”

“为什么？”

耶律楚材头也不回：“请柬上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没你。跟来的下人都得在偏厅用餐。”

喜吉忽驻足：“那我不干！我要听曲子。你说过的，沈府这次特意请了全京城最有名的花魁娘子弹琴助兴，我才跟你来的。要不我疯了？自打跟着你回到中原，除了巡视就是巡视，我都二十多天没睡过个囫囵觉了。好不容易今天能多睡一会儿，你又我骗我来沈府。若没美人儿见，我立刻打道回府。”

耶律楚材不理他，继续往前走。喜吉忽无奈，还得跟上他：“我不去偏厅吃饭，你记住了。好歹我也是个‘大断事官’呢……对了，我这么大断事官算几品？”

“无品。”

“啊，才五品？”

“我说的是没有品的‘无品’。”

“那是多大？”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吧。”

“这么说来，比沈墨的官儿大？”

“大。不过，沈墨早已归隐，只要他不犯法，你还真管不着他。”

“他为啥要归隐？当官儿不好吗？”

“人各有志，岂能相强！沈墨为人刚直不阿，你千万不可对他小视。当年，蒙古大军攻克中都后，因失于管理，致令二十一个蒙古贵族子弟结为团伙，为害四方。是沈墨最先上书给我，历数这些人的种种罪恶。我以此事上呈成吉思汗，先汗听闻十分震怒，当即派你往中都彻查。你彻查的结果，是将这些人全部绳之以法，而中都也自此恢复了安宁与平静。”

“噢，原来是这样。”

进入沈府的人渐渐多起来，兄长弟短彼此打招呼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些受邀的宾客几乎都是中都各界名流及其家眷，他们都各自备了礼物，或担或抬或捧于手中，甚至耶律楚材也给沈墨准备了一方上品端砚，只有喜吉忽例外，两手空空。喜吉忽知道，那端砚还是窝阔台大汗赏赐给耶律楚材的，楚材身无长物，故只备得此砚。他暗想，连耶律楚材也会给人送礼，这可是他开天辟地头一遭见，据此推断，跟他这大断事官的官职相比，沈墨的面子才是真正的“无品”呢。

沈府正厅门口，一位风神俊异的中年男子正忙着迎接宾客，他看起来满面春风，喜气洋洋。喜吉忽悄声问耶律楚材：“那个穿红袍子的就是沈墨吧？”

耶律楚材点头。

“丞相，你能不能跟大汗说说，给我拨上一笔专款，我也盖个这么大这么气派的大断事官府？我分一半给你住。”

耶律楚材只“哼”了一声。

喜吉忽在耶律楚材背后小声咕哝：“知道你就爱认死理！要不堂堂丞相，当朝一品，怎么会穷得走到哪儿就几本书跟着？”

恰好这时，沈墨一眼看见耶律楚材，慌忙迎出门外：“哎呀，耶律丞相！耶律丞相大驾光临，真使寒舍蓬荜生辉啊。”

“你这府第豪华得跟宫殿似的，怎么也叫‘寒舍’？我原先听别人这么说过自己住的房子，他是读书人，家里穷，他就老说寒舍。你现在也说你的住所是‘寒舍’，‘寒舍’的意思是不是说住着很寒冷的房子呢？如果是，我再请问，如果住的房子很热，该称什么‘舍’呢？”不等耶律楚材说话，喜吉忽已发出一连串的追问。

沈墨好像被问得一时懵住了，他眨了眨眼，什么也没回答出。耶律楚材微叹一声，哑然失笑。

“耶律丞相，这位是……”

耶律楚材压低声音对沈墨说了几句什么话，沈墨顿时肃然起敬：“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胡丞相啊！在下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今日一见……”沈墨稍稍一顿，心想该怎么表达才能让这个蒙古人听得懂，却见喜吉忽张大嘴，冲着他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沈墨一笑，剩下的话也就不说了。

喜吉忽还在追问：“快告诉我啊！我跟许冲一起住在扎鲁忽赤（断事官）府的后宅，那后宅晚上热得人睡不着，如果有一天我要传别人去我那里问话，我该说什么‘舍’？”喜吉忽临来中都城之前，中都判官许冲已接到蒙古汗廷由漠北驿站发往燕京行尚书省的四百里公文，他立刻下令判官府的衙役们收拾了两天，把原中都判官府修葺一新，门前的屋檐下一方黑地儿烫金匾额非常耀眼，上书“中州断事官”。许冲在偏殿厢房打扫出五间房屋作为“判官府”。喜吉忽来到中都城之后觉得这样有些生分，让许冲的判官府一并搬进正殿与中州断事官府合署办公。习惯上，人们仍将中州断事官府称为判官府。

“‘寒舍’是对自己房子的谦称，这里的‘寒’并非寒暖的‘寒’，而是谦辞‘寒酸’之意。虽然你的住处闷热，你若愿意，照样可以称做‘寒舍’。”耶律楚材代沈墨解释道。

“噢，又是谦称。我说呢，怎么好好儿的大家都赶着叫‘寒舍’！”





你们汉人真有意思，做什么都喜欢谦虚。明明住着宫殿却要说‘寒舍’，明明才华横溢要说自己‘不才’，明明在家怕夫人对外人却一口一个‘贱内’。还有啊，几个人一见面都抢着称呼对方这兄那兄，我都分不清他们到底谁岁数大。”

沈墨和耶律楚材都笑了，不过，谁也没打算接他的话茬儿。

“耶律丞相，胡丞相，请！”沈墨客气地谦让。

耶律楚材回视喜吉忽，喜吉忽这会儿正觉饥渴难耐，等不得两人慢慢悠悠地客气，自己冲着大厅直奔而入。

耶律楚材无奈地摇摇头。喜吉忽一向这副德行，他早已经习惯了。

沈墨始终微微含笑。说真的，他的确并不讨厌喜吉忽。

贰

当玲珑出现在大厅门前那一刻，寿宴的气氛恰如刚启封的美酒，变得更加浓烈也更加让人热血沸腾了。

不愧是艳冠京城、艺压群芳的花魁娘子，玲珑不仅一颦一笑极尽妩媚，而且一举手一投足自有风流。此刻，面对四面八方汇聚到她脸上的惊羡目光，她似浑然不觉，只轻移莲步，袅袅婷婷地走向大厅中央。

大厅中央，有早已为她备好的古筝。她在琴架前稍站，用手指调了调古筝的弦音，这才走到沈墨面前，敛衽施礼：“奴家祝沈墨先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两句最常见的客套话也被她说得极其婉转动听。

沈墨居中高坐，客气地请玲珑免礼。

玲珑抬头向沈墨微微一笑，沈墨也正注视着她，四目相对的瞬间，两人似乎都有些愣怔。

“可以开始了吗，玲珑姑娘？”站在沈墨身边的一位相貌与他酷似的青年温和地催问。沈墨刚才已给喜吉忽引见过青年，他膝下只有一个儿子名叫沈峭。

玲珑脸上泛起浅浅的红晕，她慌忙移开目光，垂下头，退后一步，低声说：“可以。”说罢转身回到琴架旁坐了下来。

大厅里鸦雀无声，所有的宾客——除了喜吉忽，他正在啃第二个炸鸡腿——无不怀着期盼的心情屏息以待。

玲珑稳稳心神，优雅地抬起双臂。霎时，在琴弦与手指的颤动间，一支优美的乐曲开始回旋，激荡，然后一点点散开去，宛如山泉流转、飞瀑卷雪，更宛如风袭雾松、雨拍石门。

一曲终了，人们情不自禁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喜吉忽嘴里的东西还没有嚼完，含含糊糊地问身边的人：“这是什么曲子？挺好听。”

身边的人显然还沉浸在玲珑的琴声所营造的美妙意境中，感慨地回道：“是《高山流水》。一个女孩子，能把这支曲子演绎得如此大气磅礴，可见其琴艺非凡，不虚花魁之名。”那人回答完，见喜吉忽满嘴满手都是油光，脸上顿时露出不屑之色，无论喜吉忽再问什么，都装聋作哑，不复一言。

喜吉忽多少有点扫兴，不过食欲不减，将刚刚上桌的两小笼粉蒸肉、小虾丸来了个风卷残云。

玲珑开始弹奏第二支曲子。

按往常惯例，请玲珑前来为宴会助兴，无论主家地位如何、酬金多少，都不能要求玲珑弹奏超过三支曲子，这个规矩京城达官贵人尽人皆知。但在沈墨的寿宴上，玲珑首次破例，竟接连弹奏了五支曲子。这且不论，尤其令人妒羡的是，最后一支曲子，她言明是为沈墨早年词作《蝶恋花·春水》现场所谱。花魁娘子的这番捧场，着实令沈墨的寿宴风光了一回。酒席至夜方散。沈墨吩咐儿子将玲珑送回凤凰琴舍。喜吉忽走过时恰好听见他们的对话，便牢牢记住了“凤凰琴舍”这四个字。沈墨亲自将耶律楚材送出府门，两人执手，依依惜别。府门外，中都判官许冲带着一干衙役来接耶律楚材和喜吉忽回府。许冲知道喜吉忽吃饱了就要睡觉，特地备了顶轿子来。喜吉忽又困又乏，一头钻进轿中，工夫不大，便鼾声如雷。





次日下午，喜吉忽被许冲连摇带拍地弄醒了。他睁开眼，迷迷瞪瞪地说道：“我不吃早饭了，再睡一小会儿。”

许冲严肃地看着他：“可以。早饭和午饭您都明天吃好了。您是不是要告诉我，晚饭也不吃了？”

“晚饭？”喜吉忽喃喃着，突然一骨碌坐了起来，“现在什么时辰了？”

“申时啊。”

“那……耶律丞相呢？”

“丞相一早就上路返回河中府了。”

“走了？你们怎么不叫醒我？”

“丞相交代下官，让您多睡一会儿，不用叫您了。丞相还说，后方虽无战事，但庶务繁杂，希望您能够勤勉政事，不负大汗重托。”

喜吉忽一时没有说话。虽然早知道楚材今天要返回河中府，可是骤然分离且明知相聚无期，心里终究有些难过。许冲为喜吉忽取来衣袍和靴子，一边服侍他起床，一边扼要地给他讲了讲自己上午升堂处理的一件邻里纠纷。喜吉忽心不在焉地听着，大多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

喜吉忽不想在官衙吃饭，许冲只好陪他来到南街之上。南街有一家以南方风味为主的大酒楼，酒楼的老板姓方名正，年龄在六十开外，酒楼随他的名字叫做“方正酒楼”。据传，这位方老板的先人曾在宋廷做过御厨，徽宗、钦宗二帝遭到金军掳掠后，方老板的先人遂流落到河南洛阳，此后在洛阳靠做些小买卖为生。待方老板成人时，方家已积攒下一些家业，方老板便萌生了到京都闯一番事业的念头。于是，他在中都从卖汤饼做起，逐渐形成现在的酒楼规模。且不说这些传言是真是假，但方正酒楼的饭菜确实味道独特，质优量足，因此常常宾客盈门。

不过，喜吉忽今天之所以选择方正酒楼吃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刚到中都当天，耶律楚材曾请他在这里吃过一顿便餐，他至今对酒楼的东坡肉、鸳鸯炸肚和银光酒念念不忘，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酒楼离凤凰